

楔子

「染編劇，辛苦了，我今天訂了甜點，這份是你的，我特地留了最貴的草莓塔給你，這是我妹朋友開的店，順便幫她捧個場。聽說是這陣子限量推出的淡雪草莓塔，數量稀少，我訂的蛋糕裡，這個口味也就只有這麼一個。」一身俐落套裝的韓霏霏將手中粉嫩的蛋糕盒放在染瑾言的桌上。

今天是電影《星途》的試鏡會，東方影視為這部電影投下大筆資金，讓東方影視旗下的頭牌編劇染瑾言編寫電影劇本，電影男主角不意外是同公司的影帝魏脩，其餘角色則是透過試鏡挑選。

韓霏霏是魏脩的經紀人，親手帶出年紀輕輕就擁有影帝地位的魏脩，讓她一躍成為東方影視裡的王牌經紀人。

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讓韓霏霏親手送蛋糕到休息室，但染瑾言不僅是韓霏霏不想得罪的人，還是想打好關係的人，自然可以享受特別待遇。

魏脩之前就演過幾次染瑾言擔任編劇的戲，所以韓霏霏還算了解染瑾言這個人。一提到染瑾言，大部分人都會想到他曾榮獲無數次的編劇獎項，只要是他親手編寫的劇本都會大紅大紫，但合作過的人就會知道染瑾言十分毒舌，剛才有好幾名前來試鏡的演員都被他一針見血的評語評到哭出來，韓霏霏當時也在旁邊。

當導演和製片人問起染瑾言意見時，他的態度不意外幾乎都是——

「這個臉上動過太多刀，臉部表情僵硬，我們不缺死人演員。」

「演技浮誇，幫他介紹下舞台劇演員缺額。」

「網美臉，我都覺得審美疲勞了，觀眾看戲肯定臉盲。」

「念個台詞抖半天，我們電影不缺這點特效錢。」

韓霏霏和染瑾言待在同公司也有好幾年了，除了知道他毒舌之外，還知道……他是個螞蟻編劇。

染瑾言嗜吃甜食，寫劇本時一定要配著甜點才能刺激靈感，而他對甜點也是極為挑剔，不符合他口味的甜點絕對會被嫌棄到彷彿不該存在地球上。

韓霏霏對於妹妹這個朋友做的甜點還算有信心，但一想到染瑾言那張嘴，又不太敢保證了，因此特別挑了一個季節限定、限量推出、價格高昂的品項，一人份的塔就快燃燒掉一張小藍，每顆白草莓都貴得像鑲金一樣，一個小小的塔有這麼多聽起來厲害到不行的噱頭，總能讓染瑾言滿意了吧？

染瑾言漠然的目光掃過桌面上的蛋糕盒，讓人猜不透他的心思。

「魏脩是上頭欽定的男主角，我又無法撤換他，妳擔心什麼？」他嘴角微揚。

「當然不是擔心這個……染編劇好好享用下午茶，我還有工作要忙，下次見。」

韓霏霏無法在他面前直說，她不怕男主角被換掉，就怕男主角在戲裡下場難看。之前有個男演員仗著自己紅想改劇本，被染瑾言罵到懷疑人生，因此在片場怒罵染瑾言，後來那部戲直接沒了男主角，變成女主角獨大的劇……

還有一次，某個外形亮麗的當紅女演員想走走後門使戲分增加，當然部分原因是出於染瑾言的容貌讓人很樂意主動勾搭，後來那名女演員在戲裡的角色慘死，面目全非的那種死法，還成了東方影視的拒絕往來戶。

基於種種歷史，韓霏霏深怕以魏脩那種沒把人放在眼裡的性格會在片場與染瑾言起衝突，而遭到角色被淒慘賜死的結果，只好事先討好一番，當然回去也要教育一下魏脩，讓他別給自己惹事。

染瑾言不是一般的編劇，他掌握演員生殺大權，連老闆都要敬他幾分，就怕他心情不好跳槽。

「蛋糕我收下了。」

染瑾言沒起身送韓霏霏，但她也不介意，因為就算是東方影視的總裁站在這裡，他也不曾起身堆起笑容送客。

這裡是特地留給染瑾言的休息室，韓霏霏離開後，休息室裡只剩他一人，清冷的眸光掃過蛋糕盒上印著的燙金字體——絮語。

嗯……沒聽過，不過他知道淡雪草莓在台灣有多稀少，這種品種的草莓在原產地日本就已經算是價格高昂，進口後的價格更是令人咋舌。

他優雅地打開蛋糕盒，宛如藝術品般的淡雪草莓塔躍入眼簾，雖然說是白草莓，但並不是純白色的，而是淡淡的粉紅色，十足少女的顏色。

原本波瀾不興的眼眸微微睜大，久違的欣喜、興奮之情浸染了他的瞳眸。

引起他注意的並不是塔上鋪著的奢華白草莓，而是上頭立著的蛋糕立牌。

許多店家都會在自家蛋糕上擺上專屬的品牌立牌，不是什麼特別的事，可是這個專屬立牌他曾見過，甚至找尋了許久。

小巧的金色立牌上印著「Hsu」，幾年前他曾暗地找過這個立牌是哪間蛋糕店專用的，但始終沒有半點線索，如今幾乎不抱任何找到的希望，竟然出現了。

幾年前的寒冬，他意外收到了一個草莓塔，那時的他並不喜歡吃甜食，可那個草莓塔的味道一直徘徊在他的記憶中，等他回過神來，已經無意識尋找那個味道許久，甚至養成了吃甜點的習慣。

當時他吃的草莓塔用的是常見的豔紅色草莓，並不像眼前這個塔是選用極為稀少的白草莓，可是不論是草莓的擺放方式，或是塔上使用的蛋糕立牌，都在告訴他這就是自己找尋了許久的甜點。

拿起附贈的塑膠刀，切了一小塊草莓塔，用塑膠刀並不好切偏硬的塔皮，容易切得支離破碎，但這種情況下他也顧不得這麼多細節了。

用塑膠叉子叉起草莓塔，小心翼翼放入口中，香甜的草莓味在口中散開，緊接著是香草卡士達和乳酪餡的濃郁香氣。

味道很像，卻又比幾年前吃到的草莓塔更為精緻順口，可他嘗得出來，就算不是同個蛋糕師傅製作的，也一定是採用同樣的食譜和製作方法。

終於……找到了嗎？

他在蛋糕盒上找到了這家店的地址和電話，心臟鼓動著、期待著，他該去那家店確認看看，但求不是又一次的希望落空。

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不妨吃點甜點轉換心情。

還記得說這句話的，是個甜美的、充滿活力的、能夠撫慰人心的嗓音。

第一章

「絮語」是一間隱身於鬧區小巷中的甜點店，白色建築物外觀走的是簡約風格，外頭有一小片如茵的綠草地，除了種些香草植物和景觀花卉外，還擺著幾張純白的鏤花小圓桌和椅子，提供給想在戶外用餐的客人。

染瑾言依著地址來到這間甜點店，意外發現離他的住處並不算遠，開車不過十幾分鐘，他推開庭院的小木門，穿過花園來到了店門口。

修長的手指放在冰涼的金屬門把上，透過玻璃門能看到部分店內的景象，隨著一步步靠近尋覓了多年的味道，他的心臟也跟著越跳越急促。

推開玻璃門，他聽見一陣清脆的風鈴聲，隨之而來的是女性朝氣蓬勃喊出的「歡迎光臨」，非假日的午後兩點，甜點店裡的客人不多，裡頭只坐了兩組客人，而櫃台站了兩位綁著馬尾，身穿白色制服的年輕女服務生。

「先生，請問是幾位？」其中一名褐色長髮的女服務生親切地招呼道。

「一位。」一股失落之情自染瑾言的心底滑過，但沒有顯露在臉上。

這兩個女服務生都不是他要找的人，他記得當年遇見的那個女孩給他草莓塔時，曾說過那是她自己做的，也許她是內場的甜點師？

「先生，我們先在這裡點您需要的餐點，點好後再為您帶位。本日提供的甜點大部分都在甜點櫃裡，也有鬆餅一類現點現做的甜點，現點現做的甜點和飲料都在菜單裡，您可以參考看看，另外低消是一杯飲品。」褐色長髮的女服務生將菜單遞給染瑾言。

甜點店最大的利潤通常是來自於飲品，染瑾言不甚在意，沒有低消反而奇怪。甜點櫃就在櫃台旁，裡頭有近十種不同的品項，也有染瑾言吃過的草莓塔，他一眼掃過各個像藝術品般精緻的甜點，視線落在一個名字特別的甜點上。

「一個反轉焦糖蘋果派和一壺熱的高山烏龍。」他選擇了外型和其他甜點相比，較為樸實無華的蘋果派。

結帳後，另一名店員領著他入座，沒花多少時間等待，甜點和飲品很快就送上了。和其他色彩繽紛的甜點相比，用焦糖煮到軟爛的褐色焦糖蘋果真的遜色許多，在裝飾上也沒有那些花花綠綠的擺飾，在焦糖蘋果餡下方是同色系的淺褐色塔皮，唯一不是褐色的色彩是拿出蛋糕櫃後才淋在蘋果派上的鮮奶油。

他切了一小塊蘋果派放入口中，蘋果的酸甜、焦糖的香甜形成完美的搭配，不會太過甜膩令人感到膩，鬆軟的塔皮也烤得恰到好處。

接著又嘗了一口沾上鮮奶油的蘋果派，細緻的鮮奶油帶著微微的奶香，讓蘋果派吃起來更為滑順，和方才單獨吃蘋果派相比，又多了一種層次。

一直維持淡漠的臉龐忽然揚起輕淺的笑意，他從側背包裡拿出輕薄的筆電，心情好了，工作的心情也來了。

外頭寒風凜冽，熱烏龍茶適時溫暖了身心。

柳絮摘下口罩，一走到外場就看見兩名外場服務生正盯著客人發花癡。

「那位客人長得太帥了，說是明星我都相信，連聲音也好好聽。」小晴一臉陶醉地說道。

「是啊！我第一次看到吃蛋糕也能吃得這麼優雅的人，一個大男人獨自來吃甜點什麼的，感覺好可愛。」小孟跟著附和。

「咳、咳！」柳絮輕咳了幾聲，這兩個小女孩說話的聲音不大，基本上都被店內的音樂蓋過去了，不至於傳到客人耳中，但她這個老闆正站在她們後頭，聽得一清二楚。

「老闆……」小晴和小孟聽見聲響立刻轉過身，發現老闆就站在她們身後，連忙低下頭，表情尷尬。

「這個時段店裡沒什麼客人，妳們兩個輪流去後面支援包裝吧。」她並不是個嚴肅的老闆，但若是被客人注意到服務生對著客人露出一臉癡迷就不好了。

「絮語」原先只有在網路上販售甜點，這一年來已經累積了些名聲和客源，柳絮才決定擴大經營，開設實體店面，不過網路商店仍然繼續經營，店裡目前主要的收入來源還是靠網路販售，這個時間點的外場工作清閒，內場的幾名甜點師、助手和包裝人員卻快忙翻了。

「那我先去裡面幫忙了。」小晴說完後便往內場走去。

「老闆，那位先生好像在往這邊看……」小孟發現方才一直專注在筆電上的帥氣男客人突然抬起頭往櫃台的方向投來視線。

「妳們剛才盯著人家猛看，視線這麼火熱想不被發現也難。」

柳絮轉回視線，看向窗邊的男客人時，對方已經低下頭去，她嘆了口氣，讓小孟端手工餅乾去請另外兩桌的客人吃，自己則是端著一盤餅乾往男客人走去。

然而當她看到男人的側臉時，端著瓷盤的手幾不可見地顫了顫。

他……是當年的編劇先生！

這男人生得太出色，她不會記錯的，雖然僅僅是短暫的相遇，也沒刻意經常回想，但她仍然記得。那短暫的緣分如同一滴細小的雨水落在水面上，激起清淺的漣漪，轉瞬即逝，卻又的確在生命中出現過。

也難怪兩個小女生會看得如癡如醉，她第一次見到這個男人時，他雖然神色頹喪、情緒低迷，卻完全不影響那張俊雅的面容，過了這麼多年，歲月明顯十分善待他，時間之於他人是增長年歲，之於他則是益發成熟。

此刻坐在窗邊的男人就像從雜誌裡走出來的模特兒，容貌清俊、姿態優雅，就算放在演藝圈也能打敗一票男明星。

柳絮不至於像小晴、小孟一樣把對染瑾言的驚豔顯露在表面上，只讓那份驚豔好好地待在內心，畢竟她早就驚豔過了，有了一定的免疫力。

這都幾年了……六年、七年？在兩千多個日子裡，那不到一個月的緣分根本來不及在腦中留下什麼深刻印象，他還記得她嗎？

她覺得自己這想法有點可笑，他們說不上是熟人，只比陌生人再多認識一些，不記得反倒是正常的。

那時他們都處在低潮，兩個不同際遇卻同樣萎靡的陌生人碰巧遇上了，因相似的情緒，意外互相鼓勵了對方。他們時常約在一座小公園內一起品嚐她做的甜點，編劇先生都會提供她一些改進甜點的建議，直到某天，他突然再也沒出現。

當時她還是學生，只要沒有課，她就會在下午前往小公園等他，每次等上一個鐘頭，持續了一個月，卻始終沒再見到他。

他們認識的時間並不長，也很少刺探對方的隱私，只知道他是位編劇，雖然說他們的交情還不到深厚，但他突然消失，她的心裡難免惆悵。

柳絮深呼吸了口氣，臉上漾起已經是自身極限內最甜美、最燦爛的笑容，微笑說道：「這是本店招待的手工餅乾。」

她將餅乾放在桌上，心裡卻竄起一股忐忑的情緒。

好吧，是人都會期待自己能夠在他人腦中留下印象，雖然不抱太大的期望，但還是隱隱企盼有那麼一丁點印象也好……

「妳是這間店的老闆嗎？」染瑾言眼睛眨也不眨地望著她，平靜的眼神將內心的激動完美掩飾過去。

「是的，我是絮語的老闆，也是甜點師。」柳絮在心裡苦笑，他果然不記得了。如果她突然問對方還記不記得自己，他會不會覺得這是什麼落伍的搭訕方式？畢竟剛才小孟和小晴猛盯著人家直瞧，稍微有點神經的人都會察覺……

忘了就忘了吧，本來就只是陌生人而已，太過在意反而奇怪。

「所有的甜點都是妳做的？」染瑾言問的問題就像一般的客人一樣，很普通、很正常，心裡卻有些意外，有些驚喜。

幾年前遇到她的時候她還只是個學生，沒想到如今已經自己經營起甜點店，還有一手令他驚豔的好手藝。

這幾年他吃過不少甜點，其中不乏名店，他的嘴被養刁了，對甜點挑得很，就連人們趨之若鶩的人氣店家都不一定能滿足得了他的舌頭，但她所做的甜點卻一次次讓他驚豔。

其實他也想過自己對她的甜點念念不忘，可能是因為當時的心境影響味覺，也許根本沒有什麼記憶中的味道，但在品嘗過店裡的甜點後，他確定她做的甜點擁有特殊的魅力。

真想將甜點櫃裡的各種品項都嘗一遍，可惜他沒這樣的好胃口，不過……來日方長。

「只有幾種是我負責的，種類太多，我一個人忙不過來，不過您今天點的反轉焦糖蘋果派正好是我做的。」她會把自己研製、改良過的食譜配方教給店內的其他幾位甜點師，但不可能一個人製作那麼多品項。

「妳聽過關於反轉蘋果派的故事嗎？」染瑾言眼裡染上笑意，薄唇微揚，驅走了些許籠罩在他周身的疏離冷漠。

柳絮被他沒頭沒腦的問題問得發愣，更多是因為他突然衝著自己勾唇微笑，當一個應該是走高冷路線的帥哥忽然在眼前綻放一瞬間的溫暖，稍微還存有點少女心的人應該都會被對方瞬間爆發的魅力衝擊到。

「聽過，那是個美好的意外。」她點了點頭，模樣鎮定，彷彿沒有閃神過。

聽說這道甜點緣起於法國，一對姊妹在製作時忙中出錯，為了補救便將派皮蓋在蘋果餡上送入烤箱，後來這種蘋果派意外大受歡迎。

怎麼突然討論起甜點起源了？她一時之間摸不著頭緒。

「嗯，那是個美好的意外。」他也很喜歡。

柳絮被弄得更糊塗了，他到底想表達什麼？她原本還以為他是要投訴店員的視線太熱烈，但目前看起來好像不是……

搞不清楚狀況，不知道該怎麼接話，為了化解尷尬，她習慣性問起他對於甜點的評價，「甜點還合您的胃口嗎？」

「介意我說實話嗎？」染瑾言不著痕跡地看了眼桌面上已經被他吃掉大半的蘋果派。

「當然不介意，我們需要客人最誠實的回饋。」

「味道不錯，不過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派皮可以再薄一點，才不會掩蓋了焦糖蘋果的味道，而焦糖蘋果則是偏甜了些，能再好好拿捏。」

味道雖然合他的口味，但並不是他吃過最好吃的，不過，他所提出的都是極細微的缺陷，若不是像他對甜食這麼挑嘴的人恐怕吃不出差異。

相較於他平日對待演員時給的評價，他自認給蘋果派的評價已經十分和善了，部分原因也許是在於站在他面前的這個女孩，對她不忍心太過嚴厲、太過苛責。

「還有，店員的管理。」染瑾言頓了頓，補上了這句。

他早已注意到了那兩名服務生對他過分熱切的目光，已經習慣是一回事，喜不喜歡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可以，當然是希望能不被人那樣盯著，沒人喜歡被當成動物園裡的動物。

「我會注意的，謝謝您。」柳絮笑了笑。

起初聽他對蘋果派的評價，她感覺好像回到在小公園的時光，過了這麼多年，他給的評語還是這麼明確實際。換作是其他客人，最常回答的評語多半是：很好吃、很喜歡、還不錯、還可以之類，簡略且抽象的答覆。

不過當她聽到最末那句話時，笑容瞬間僵在臉上，想著待會兒一定要好好唸唸那兩個看到帥哥就忘了還在上班的小女孩。

私底下想怎麼花癡她管不著，她自己也很喜歡觀賞令人賞心悅目的美男子，要著迷她可以比小晴和小孟還著迷，但好歹要記得別在上班時間做出有損店裡形象的事……

「我叫染瑾言，染色的染、瑾瑜的瑾、言論的言。」

他突然迸出一句讓柳絮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的話，怎麼自我介紹了起來，她好像沒問他的名字吧？不過隔了這麼多年，終於知道他的名字了。

其實當年失聯之後，她一度懊惱自己怎麼沒問對方的名字，說不定還能依姓名找到人。

「我叫柳絮，直接叫我的名字就行了。」既然對方都主動報上名字，柳絮沒多想什麼，也報上了自己的名字。

「是個好聽又好記的名字。」染瑾言揚起嘴角，只有他自己知道這個笑容是為了掩飾他心底的失落。

見她笑得燦爛自然，很明顯地，她根本就不記得他。

當你把一個人放在腦海深處，並且尋覓了好些年，然而那人根本把你忘得一乾二淨，這種感覺能好受到哪裡去？

染瑾言一雙深褐色的眼眸緊盯著柳絮，彷彿是在看一個始亂終棄的負心漢。

他一直覺得自己是執著於記憶中曾吃過的甜點，但在見到柳絮後，他卻茫然了起來。

到底是執著於甜點，還是執著於她？

而她的反應弄得好像只有他一個人執著於那個約定……不是好像，根本就是。

「染先生，你怎麼了？」柳絮被他看得頭皮發麻，總覺得他的笑容並不是出自於真心。

「沒事。」染瑾言斂起笑容，冷淡回應。

那聲「染先生」直接劃清了兩人的界線，就像是在告訴他「你和所有客人都一樣」，雖然賭氣成分居多，可他就是不高興，就算只是口頭約定，兩人畢竟有過短暫交集，她竟然就這樣忘了。

「那、那就不打擾你用餐了，我休息得有點久，差不多該回廚房了。請染先生好好享用下午茶，你剛剛給的建議我都會記下，謝謝。」

她原本只是趁著休息時間看一下外場的狀況，沒想到會遇到以為不會再見到的人，還聊上這麼多話，差不多該繼續工作了。

見柳絮就這樣離開，一口悶氣憋在染瑾言胸口，可又不願直接和她挑明，就怕說了之後她還是對自己沒半點印象，在他的人生中，已經許久不曾這麼悶了。

染瑾言剛踏入編劇這行時走得並不順遂，大學填科系就已經和家裡鬧翻，父親認為他明明有更好的選擇，為何執意要投入一個收入不穩定的行業，和父親大吵一架後，他便不曾回家過了。

入行之初，他只是個菜鳥編劇，並沒有什麼能夠獨立創作劇本的機會，最多只是由資深編劇寫了主劇情，而他和幾名小編劇一起編寫細部劇情和台詞，對於這份工作，他並沒有太多埋怨，心裡很清楚有不少編劇剛開始都是從底層做起。

那時他跟著東方影視裡知名度最高的編劇羅至城學習，他以為自己的運氣很好，跟到了王牌編劇，直到有一天，羅至城跟他說公司正在籌備迷你劇集，認為他有能力，讓他試著寫一部劇本，如果寫得不錯，會幫忙推薦給公司。

染瑾言以為這是展現自己的好機會，連熬了好幾夜，終於把劇本寫好，羅至城說要幫他看看有沒有哪裡需要修改，染瑾言不疑有他，把檔案給了羅至城，過了幾日後，他聽到公司說要採用那個劇本，可他根本沒來得及高興，因為編劇欄掛著的是羅至城的名字，根本沒提到染瑾言半個字。

他去找羅至城問清此事，然而不僅沒討回公道，反倒被羞辱了一番。

「你以為誰敢用一個入行沒多久的新人寫的劇本？若不掛著我的名字，哪會有人想看、想投資，目前這情況是最好的。你看看你，光有才能，但沒人願意用你的劇本有什麼用？掛上我的名字還能讓你的劇本價碼水漲船高，光是一集能拿到的

錢就是你原本的十倍，對你來講利大於弊，何樂而不為？」

染瑾言氣得只想狠狠揍羅至城一頓，可他終究沒那麼衝動，以羅至城在圈內的名聲，若真的出手，他恐怕就不用混了，就算說出實情又有何用？沒有人會相信他說的話，在外人看來，羅至城沒理由將菜鳥的劇本占為己有。

直到這時他才深刻明白，空有才華和熱情是不夠的，也許他可以依靠家裡的力量幫助自己平步青雲，可他不願意這麼做，這就好像是在向父親投降、好像是在否定從前堅持夢想的自己。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租屋處，卻發現自己什麼都沒拿就離開公司，鑰匙和手機都跟著背包一起落在了公司，只有皮夾是放在口袋裡，因此他很自然地刷卡搭了公車，卻沒注意到其他東西都沒拿。

心情已經夠差了，現在還進不了家門，到底是什麼日子！

如果現在回公司拿東西，這個時間點一定還會碰上羅至城，他不敢保證能控制住自己的拳頭，可不去，他也不知道自己該去哪裡，只好漫無目的亂走，他走了平常沒走過的小路，遇到了死胡同，又朝另一個方向走去，後來走到了一座小公園，他在公園一角的長椅上坐下，望著遠方灰濛濛的天空兀自出神。

他是不是不適合走這個行業？還是真如羅至城所說，他應該要為自己的作品能夠掛上王牌編劇的名號而感到開心？

一意孤行選擇了自己嚮往的道路，踏上後才發現路途並不平坦，甚至阻礙重重。在這個行業中，混得好的人成為了獨當一面的編劇，時運差的人可能連基本開銷都應付不了，不是每個編劇都能時時刻刻有工作找上門，像他還額外兼職，才勉強能應付生活。

為了追尋自己的夢想，再辛苦他也覺得甘之如飴，現在卻有些茫然了，他堅持的夢想是要讓自己的作品掛上他人的名字？

當他望著天空發愣時，右手邊的另一張長椅上不曉得何時多了個人，一個女孩抱著一個大提袋，從裡頭拿出了一個個的甜點低頭猛吃。

染瑾言心情差，根本不想理會身旁的動靜，無奈那個女孩邊吃還邊自言自語，聽得他更加心浮氣躁。

「味道不錯啊！這個也好吃，奇怪，為什麼沒人想買？我是不是不適合……」

染瑾言的耳朵被陌生女子的自言自語騷擾了近十分鐘，也有些坐不住了，正起身離開，那個女孩卻突然走到他面前。

「不好意思，你喜不喜歡吃甜點？不介意的話要不要吃吃看，這是我自己做的。」

女孩手上捧著一個蛋糕盒，聲音聽起來侷促不安。

染瑾言的臉色不太好看，可以說是冷然瞪著對方了。

連三歲小孩都不敢隨便吃陌生人給的食物，當他傻了？

「對不起，我只是想聽聽別人的意見，自己吃自己做的甜點評價不太準確，我沒有惡意……明明給身邊的人試吃時大家都說好吃，怎麼就是賣不出去……」柳絮意識到自己太過心急，再怎麼鬱悶也不該隨便找路人試吃，對方肯定認為她很奇怪。「抱歉，打擾你了。」

「等等。」染瑾言鬼使神差地喊住了正想離去的女孩。「給我看看。」

他見到女孩訝異地睜大眼，大概是被他所說的話嚇到了，手忙腳亂從紙袋裡拿出塑膠刀叉，連同蛋糕盒一起給了他。

他打開蛋糕盒，裡頭是一個草莓塔，樣貌平凡無奇，就真的只是塔上放了草莓和一個寫有「Hsu」的蛋糕立牌而已。

塑膠刀子並不好使用，染瑾言好不容易才將草莓塔一分為二，將其中一半給了呆站著的女孩，對方回他一個茫然的眼神，他才解釋道：「妳先吃。」

女孩好像理解了他的用意，從紙袋裡拿出一張紙巾，把紙巾墊在草莓塔下方，在染瑾言身旁的空位上坐下後，當著他的面將半個草莓塔吃個精光。

染瑾言同情心氾濫之餘，還是有防備心，等她吃完後，才吃起另一半的草莓塔。

「味道如何？」女孩一臉期待地望著他。

「內餡很好吃，不過賣相太差，塔皮太硬。」染瑾言淡淡回應道。

其實他並不是那麼喜歡吃甜點，母親的興趣是烘焙，做出來的甜品味道也僅止於「興趣」的程度而已，離家之前被母親做的甜點荼毒了好幾年，害他下意識認為甜點就是那樣的味道，離家後更是連碰都不碰。

今日他才知道，原來甜點也是有好吃的，難吃只是因為母親的手藝太糟糕。

這個草莓塔的內餡爽口，讓人忍不住想一嘗再嘗，他不知不覺就將半個塔消滅了。

「真的？」柳絮眼裡染上喜色，不過很快又愁眉苦臉起來。「今天社團在校內擺攤義賣，我做的甜點沒賣出幾個，賣出的那幾個都是熟人買走的。」

所以她只好把賣不出去的甜點送給同學，最後剩的她只能自己吃掉，剛才那個草莓塔是最後一個了，她一個人一口氣吃了這麼多甜點，胃都快撐爆了。

「妳可以在裝飾上好好下一番工夫，在不知道味道的情況下，賣相是關鍵，味道很好，改善賣相後應該就能吸引客人了。」連他這個極少關注甜點的人都看得出來，她做的草莓塔太不起眼了。

「謝謝你！不瞞你說，我以後想自己開一間甜點店，可是今天的義賣活動真的讓我大受打擊，很怕自己沒辦法實現這個夢，不過……我會繼續努力的。」柳絮笑逐顏開。

染瑾言扯了扯嘴角，他這個正在猶疑要不要堅持夢想的人，竟然無意中鼓勵了一個陌生人繼續追尋夢想，真是諷刺。

「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不妨吃點甜點轉換心情。」她嘴角微微翹起，悄悄說了句話。

染瑾言看了她一眼，原來她是注意到他情緒低落才來搭話，而他又何嘗不是因為注意到這個小女生同樣心情不好才答應幫她試嘗甜點的味道？

其實這個小女生剛才那些自暴自棄的話他都聽見了，會喊住對方，純粹是因為在這種敏感時刻，讓他遇上了一個同病相憐的人。

「我想成為一位編劇，遇到了些事情，差點想放棄了，不過既然連一個小女生都能熬過挫折，我覺得我還可以再試試。」也許真如她所說，心情不好時吃點甜點能轉換心情，此刻他的心情好像沒方才那麼沉重了。

「哇！編劇先生，等你寫出了作品，一定要跟我說，我會去看的。」柳絮清澈的眼裡沒有半分虛假。

「現在還不是正式的編劇。」染瑾言無奈地笑了笑，被她的活力感染，緊蹙的眉心漸漸舒展開來。「等妳開了甜點店，我也會去捧場的，甜點小姐。」

「沒關係，我們都還不是正式的編劇和甜點師，但我們都還沒有放棄不是嗎？」柳絮望著被吃個精光的蛋糕盒，眼裡重新燃起鬥志。

染瑾言對這樣的眼神感到相當熟悉，從前的他也是如此，為了夢想勇往直前，甚至能夠為了劇本創作廢寢忘食，可漸漸的，那個鬥志昂揚的自己在一次又一次的打擊中消失了，也因業界的黑暗迷失了初衷。

「那個……你明天還會來這裡嗎？我想再請你吃甜點，希望你可以評鑑一下。」柳絮有些難為情，話一問出口後，連她自己都覺得這個要求有點強人所難。她明天下午是四點才有課，但對方可能有其他事情要做，不像她有那麼多空閒時間。

「應該可以。」她企盼的眼神實在讓他難以說出任何拒絕的話語，他比誰都清楚，若是在這種時候被拒絕，只會摧毀才剛重新建立的信心，就當好人做到底，再幫她試吃一回。

反正除了晚上在超商的兼職外，這幾日白天應該都沒什麼事情，他才和羅至城鬧翻，短期內大概都不會有工作了。

「那一樣是下午兩點，我們約在這裡碰面。」柳絮笑彎了眼，她時常練習做甜點，身邊的朋友和家人常常當白老鼠，吃到都快麻痺了，而且親近的人礙於人情，給的評價都很委婉，但這個男人把好壞講得很分明，給了她明確的改善方向。

讓染瑾言料想不到的是，試吃了一回，接著又有第二回、第三回，之後他們時常約在公園內一起品嚐甜點，待他給予評價和改進方式後，兩人便回去各忙各的，從不過問彼此的私事，形成一種奇妙的默契，像是朋友，卻也像陌生人。

至少對染瑾言來說，沒有朋友會互相以「編劇先生」和「甜點小姐」來稱呼彼此，兩人都沒有主動問起對方的名字，怕破壞了這種像是朋友又不像朋友的關係。

兩個陌生人意外相遇，互相安慰、互相鼓勵，至今回想起來，染瑾言仍認為那是段不可思議的緣分。

後來，染瑾言的工作獲得了新的轉機，東方影視的老總將影視公司的總裁之位轉交給兒子，新上任的總裁東方擎聽到了些風聲，知道羅至城將手下其他編劇的劇本占為己有，東方擎直接找上染瑾言，看過染瑾言寫的劇本後大為欣賞，願意給他一個一展身手的機會。

染瑾言於是因為工作的關係要跟著劇組到中國一陣子，但行程太突然，他來不及提前告訴甜點小姐，只好先到小公園裡那張他們常坐的長椅上留下便條紙。便條紙上頭寫了自己下午無法赴約的原因和自己的電話，思索了片刻，又補上了自己的名字。

他在中國待了一個多月，遲遲沒等到對方和他聯絡，他想可能是因為國際電話太貴，所以她才沒聯絡自己。

等他回到台灣後，依然在下午兩點到小公園等待甜點小姐出現，連續去了一個星期，每次都會待上一個鐘頭，卻都沒見到她的身影，也沒人聯絡他，他猜想對方也許沒見到自己留下的字條。

後來因為工作越來越忙，實在沒辦法每天前往，但只要下午一有空就會前往小公園，但持續了好幾個月，始終沒見到那道熟悉的身影。

轉眼過了七年，他都已經成了東方影視的御用編劇了，仍舊沒等到她的電話和人，反倒是因為那幾口草莓塔，讓他重新認識了甜點，美味的甜點確實能令人心情愉悅。

他期待著能再次吃到那個記憶中的味道，每當吃到草莓塔卻又發現味道不對時，便益發好奇那位甜點小姐是否也實現了夢想。

第二章

假日午後，絮語甜點店熱鬧了起來，柳絮今日並沒有穿著制服或廚師服待在廚房，而是坐在店內和兩個從大學就認識的好姊妹喝下午茶。

畢業後三人都各忙各的，能相聚的時間並不多，柳絮在畢業後沒多久就跑去日本待了兩年，在東京的製菓學校學習甜點，回台後又全心全意投入創立自己的甜點品牌，接著有了實體店面，店休和輪休日很少在週末，因此她大概是三人中最難約到的人。

既然她這麼難約出時間，她的兩個好友就直接和她約在絮語甜點店見面了。

「上次見到小絮好像是甜點店開幕的時候，店裡的生意越來越好了，我們就這樣占了一個桌位會不會不太好？」楚茱兒望了眼店內座無虛席的景象，怕影響到店裡做生意。

「還是我們去休息室坐就好？」韓深雪也怕打擾到店裡的客人。

「沒關係，妳們點了餐點，也是客人，多虧妳們之前大力幫我宣傳，否則創業之初可能還要虧損更久，小金主們想要點多少蛋糕都可以。」柳絮不在意會不會妨礙店裡的生意，甜點店的名聲能建立起來，有部分是這兩名好友的功勞。

楚茱兒是食品大廠楚天食品的千金，柳絮所使用的部分食材是楚天食品所生產，絮語甜點店剛開始在網路上經營時，楚天食品在粉絲專頁上幫忙宣傳了，想當然耳，其中一定是楚茱兒幫忙。

而韓深雪是知名懸疑小說作家，平日行事作風低調，除了宣傳新書外，臉書可能大半年都不會更新一則貼文，但她之前卻特地發了篇貼文幫絮語甜點店做宣傳。加上韓深雪的姊姊是演員經紀人，前陣子因為妹妹的推薦，一口氣在店裡訂了近百份的甜點送給影視公司的員工，間接幫忙擴展了知名度。

柳絮事前並沒有請兩位好友幫忙宣傳，都是事後才得知，因此特別感謝兩位朋友不求回報提供了這麼多幫助，讓甜點店能更早步上軌道。

「那是因為小絮做的甜點擁有吃過後就讓人魂牽夢縈的魅力，我們家那幾個小蘿蔔頭還吵著要我記得外帶回去。」楚茱兒切了一塊蛋糕放入口中，臉上露出滿足的笑容。

「我姊也說小絮做的甜點很厲害，聽說他們公司裡有個對甜食特別挑剔的編劇，

吃完後還特地傳訊息跟我姊說很好吃。」韓深雪的性子是三人中最冷靜的，情緒表露不明顯，但她在吃了一口桌上的甜點後，眉頭瞬間舒展開來。

「茉兒怎麼沒把那幾個小寶貝帶出來？」柳絮問道。

「丟給老公了，他要我好好和妳們聚聚。」楚茉兒笑得比蜜還甜。

「日常曬恩愛。」韓深雪聳了聳肩。

柳絮朝韓深雪豎起大拇指，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楚茉兒都已經結婚生子幾年，自己和韓深雪卻還是孤家寡人，明明三人同年紀，人生際遇卻相差十萬八千里。楚茉兒畢業後就結婚了，夫家原本就有一個還在上小學的小叔，幾年前楚茉兒又生了一對粉妝玉琢的龍鳳胎，一家子走出去像走伸展台一樣。

柳絮很喜歡那幾個軟萌的小包子，手機裡有不少他們的照片，爸媽還三不五時就拿此事揶揄她，說若是這麼喜歡小孩，就趕緊自己生一個。

她倒是希望能無性生殖……換作是半年前的她，可能還傻乎乎地想著再和男友一起努力存點錢就能存夠結婚基金，但那人已經成了過去式。

才一這麼想，柳絮的手機便響了起來，看來電顯示竟然是那個大半年都沒連絡過的前男友。

她向楚茉兒和韓深雪投以抱歉的眼神，當著她們的面接起電話，沒什麼好避諱的，兩個好友都知道她有一段看走眼的感情。

「喂……蛤？有病吧你。」柳絮擰起眉心，說沒幾句話就把電話掛斷，結果對方又鏗而不捨再次打來，她嘖了一聲，直接將對方拉入黑名單。

「誰啊？」楚茉兒好奇是誰會讓柳絮直接對著電話罵對方有病。

「那個該消失在青春裡的人。」柳絮才放下手機，螢幕又立刻亮了起來，不看還好，低頭一看，忍不住懷疑這個人是不是在提醒她要在所有通訊軟體上都把他封鎖。

曾聽人這麼說過，有談成的戀愛叫愛情，沒談成的叫青春，這傢伙不好好待在青春裡，沒事跑出來展現存在感做什麼？

「藍禹霖？他打來做什麼？」韓深雪蹙眉，提起柳絮的這個前男友，她心裡只有滿滿的鄙夷。

「說要和我約時間見面，被我拒絕了，又說他已經在和趙濛談分手，讓我再給他一次機會。」柳絮撇了撇嘴。

藍禹霖是她去日本學甜點時認識的男生，兩人同樣是台灣學生，自然就有親切感，兩人交集多，又互有好感，自然而然就開始交往。

藍禹霖是個溫文爾雅，帶著書卷氣息的男人，她當時深深被他的氣質吸引，投入了很深的感情，沒看清在藍禹霖溫文面具下隱藏的心思。

兩人回國後各自忙於工作，她忙著經營絮語甜點店，藍禹霖則是受聘於一間高檔飯店裡的甜點坊，擔任甜點師傅，但真正導致兩人分手的因素並不是因為聚少離多，而是她發現藍禹霖竟然剽竊她的食譜和創意，她是因為看到甜點坊裡的甜品櫃才發現此事。

她的甜點食譜除了絮語的甜點師和助手外，就只有藍禹霖知道放在哪裡，突然在

藍禹霖任職的甜點坊看到和自己的食譜上一模一樣的甜點，不懷疑他還能懷疑誰？

當時她很希望並不是他偷取自己的創意，可他承認了，還說以他們兩人的關係來看，哪有分你我？甜點坊規定每位甜點師每個月都要研發一道新品，他自己做的甜點一直無法通過審核，是用了她的食譜才過關。

後來她才知道，藍禹霖就連應徵時做的幾道甜點都是用她的食譜，他說這都是為了兩人的未來著想，飯店開的薪水高，研發的新品銷售得好也有額外加薪，如此一來，他才能趕緊存到結婚基金。

聽到這些話後，她沒半點感動，只想狠狠踹他幾腳加上幾個巴掌，如果真是為了兩人的未來，為什麼他會去親別的女人？

那天去飯店找他是想給他一個驚喜，因此沒事先通知，結果不僅看到自己的心血被最愛的人剽竊，竟還看到藍禹霖將別的女人抵在牆上親吻的畫面。

當下她並沒有衝上前質問，因為她崩潰到根本沒辦法好好面對那個口口聲聲說愛她的男人，隔了幾天她才和藍禹霖見面，他還維持著往常溫柔深情的模樣，柔聲說許久沒見面了很想她……

她不想和他繼續虛與委蛇，直接問他那個女人的事，他說那個女人是酒店千金，他只是個員工，迫於職權才沒辦法拒絕對方，但她又不是傻了怎會相信？

一想到這個又是剽竊又是劈腿的男人說明年就娶她為妻，她只覺得噁心反胃，從前那些動人的甜言蜜語顯得相當諷刺，總之，從他做錯事的那一刻起，他就是前男友了！

「小絮，妳可不要心軟和他復合。」楚茉兒雖然沒見過藍禹霖幾回，但她還記得柳絮在得知男友劈腿時消沉了好長一段時間。

「我看起來像是腦子壞了嗎？放心吧！再怎麼缺男人也不會去做資源回收。」柳絮擺了擺手，都已經把藍禹霖封鎖了，他想聯絡她也沒辦法。

柳絮很快就將這件事拋諸腦後，她還沒那麼多精力去回想前男友。

「老闆，那個很帥的客人又來了，他說要找妳。」小晴推開廚房門，找到了正準備把糕點放入烤箱的柳絮。

廚房裡的幾名員工一聽到關鍵字，立刻朝柳絮投以曖昧的目光。

那位先生除了店休日和假日以外的時間都會到店裡來吃甜點，而且每次都指名要找老闆，老闆的春天來了？

「又是染先生？大概又要給意見吧。」柳絮將烤盤放入烤箱，「我出去看看，你們專心點，別偷偷八卦我。」

她摘下口罩和小晴一起走出廚房，想著是不是該印意見表擺在桌上讓客人自行填寫。

「老闆深藏不露啊！連名字都打聽出來了。」小晴上回和小孟一起被柳絮教訓了，現在根本不敢多看那位客人一眼，更別說打探對方的名字，沒想到老闆竟然

掌握了更多情報。

「死了這條心，我不會幫妳們去問電話的。」柳絮直接澆熄了小晴的希望，別以為她不知道兩個小丫頭的想法，要不是今天小孟輪休，星星眼看她的人恐怕不只小晴。

她可不敢老實說出染瑾言的名字不是她打聽出來的，是對方自己告訴她的，肯定會成為員工們茶餘飯後看圖說八卦的題材。

染瑾言每個禮拜都會到店裡好幾次，已經持續快一個月了，他每次吃完甜點後都會指名要找她，直接告訴她對於甜點的評價。一開始她覺得對方很誠懇，對於他給的批評指教都虛心接受，但他每回給的建議都是各種改進方法，就算照著他給的意見稍做修改，下回他還是能挑出別的缺點，時間久了，她忍不住猜想染瑾言是不是來找碴的……

他到底記不記得她啊？如果不記得她，那他這麼做的用意是什麼？不做編劇，改行當美食評論家？如果記得她，他的行為似乎更沒必要了，大可直接和她相認。

「染先生。」柳絮在窗邊的位置找到染瑾言。

午後時分的冬日陽光曬得人暖洋洋，染瑾言半個身子沐浴在溫暖的微陽下，看似凌亂的短髮在陽光下呈現如巧克力般誘人的深褐色，他今天穿了件米白色的高領毛衣，沒有多餘的花樣和裝飾，卻讓他整個人看起來矜貴優雅。

他正凝視著桌面上的筆電，神色清冷，眼神幽深，薄唇微抿著，陷在自己的思緒中，當柳絮出聲喚他時，他眨了下眼，抬起頭回以柳絮一抹輕淺的笑容。

柳絮難為情地笑了笑，若不是染瑾言每次找她都是為了要講評，給的修改方向也都很直接明瞭，她說不定會以為染瑾言這麼頻繁找她是對自己有那麼點意思。但轉念一想，又覺得這種想法簡直傻得可以，如果人的外形和氣質能夠定價，染瑾言絕對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她努力半輩子都買不起的那種，奢侈品又怎麼會自己到她手上。

「妳站著腳不痠，但我頭抬得脖子痠了。」染瑾言見她一直站在桌邊，示意她在對面的座位坐下。

「對於今天的甜點有什麼指教？」柳絮乖乖落坐，手中拿著方才經過櫃台時順手拿來的紙筆，怕忘記他給的建議，她習慣一一記下。

她望了眼桌面上被吃掉大半的反轉焦糖蘋果派，店裡的甜點也就十多種在做輪替，偶爾會有些新產品或季節限定的甜點，但染瑾言在這一個月已經將每個種類都吃過一遍，也差不多該重複了。

「很好了。」他蓋下筆電螢幕，直接和柳絮迎面對視上。

柳絮一時愣住，她參考了他上回給的意見改良蘋果派的食材比例，原以為他還是會從中挑出缺點，沒料到他卻是給予稱讚。

身為甜點師，自己做的甜點能獲得認同無疑是件令人雀躍的事，尤其染瑾言平時從沒給過只有肯定沒有缺點的評價，因此更顯得難能可貴。

幸福來得太突然，難以招架。

那他特地說要見她是為了什麼？給她一點稱讚讓她高興一會兒？

柳絮還來不及高興太久，就聽見小晴和某桌客人的爭執聲。

「妳這服務生怎麼回事？我要跟你們老闆談！」一名女客人突然拔高音調，憤怒地吼道。

「小姐，這不是和誰談的問題，你們的動靜太大了，已經打擾到其他桌的客人，我們尊重每位客人的用餐權益，你們要拍照沒關係，只是希望你們能小聲一點，拍照時也請盡量別打擾到其他客人。」小晴的語氣委婉，沒有失了該有的禮貌和態度。

「我就說了叫你們老闆過來！」女客人完全不想理會她說的話。

和女客人一同前來的高壯男性放下手中的單眼相機，「小妹妹，妳就去找你們老闆過來，妳看起來沒什麼資歷，不太會處理事情，讓我們直接和老闆談比較清楚。妳可能不知道，她是知名美食網紅黛米，黛米的粉絲眾多，在網路上的影響力大，如果處理不好可能會給你們店帶來負面評價。」

看起來像是攝影師的男人說話語氣比女客人和緩不少，卻在無形中施加壓力。柳絮微蹙著眉，看不過去小晴被為難，向染瑾言說了聲抱歉，起身上前拯救小晴。

「不好意思，我是絮語的老闆，請問有什麼需要服務的嗎？」

「妳是老闆？」黛米上下打量了一會兒身穿店內制服的柳絮。

「是的。」柳絮堆起笑容。

「你們的服務生態度糟糕，我們只是拍個照而已，她就來阻止我們，你們店裡有規定客人不能拍照嗎？」

「老闆，這位小姐剛才直接把高跟鞋踩在店內的座椅上拍照，而且有些拍照動作太大，干擾到了其他桌，隔壁桌的客人跟我抗議這位小姐，說嚴重影響到其他人了。」小晴囁嚅道。

柳絮笑了笑，好聲好氣地對黛米說「看來這位小姐對我們的服務生有些誤會，我們的服務生只是想請你們小聲一點而已。店內當然可以拍照，只是要以不打擾到其他客人為前提，還有請不要把鞋子直接踩上店內的桌椅，會造成我們的困擾。」

「我們這麼做也是為了讓照片呈現出最好的效果，照片好看才能幫你們吸引其他客人，妳這老闆有沒有常識？」黛米撇了撇嘴。

「妳可以考慮事先預約包場，在預約的時間內，整間店的空間都能隨你們拍照，當然，包場的費用會另外計算。」柳絮提供了另一種方式。

「我幫你們免費宣傳，你們還敢向我收錢？」黛米瞪了柳絮一眼，沒想到老闆比服務生還不識相。

「我們也是需要做生意的，還請兩位體諒並配合。」柳絮歉然地說道。

「黛米，算了，別和他們計較，妳的照片拍得差不多了，只需要再拍幾張甜點的照片。」男攝影師怕再爭下去會沒完沒了，出面勸自己的合作夥伴。

「服務態度的事情可以先不管，不過我還有事情要和老闆商量。」黛米將視線轉向柳絮，紅唇微啟，「老闆，我的粉絲團和 IG 上的追蹤人數加起來超過百萬，我可以不計較你們的服務態度，免費幫你們打廣告推銷，不過是不是該抵銷我們今

日的消費？」

真要說起來，黛米還覺得自己虧了，平常接業配沒有十萬也有幾萬元的報酬能拿，而這幾個蛋糕加起來不過就幾千元而已。

「這……」柳絮掃了眼擺滿整張桌面的蛋糕，他們直接將甜點櫃裡所有的品項都點了一份，看來是為了拍照。「恐怕不行，如果是我們主動邀請，費用當然是由本店負責，但你們……」

柳絮的意思很明顯，如果每個來店裡消費的網紅、網美、名人都想用發文宣傳代替金錢，那她還需不需要做生意？說難聽一點，不就是以自身名氣強迫店家接受霸王餐？

「沒見過這麼不會做生意的老闆。」黛米雙手環胸，冷哼一聲，決定回去後在網上狠狠黑特這間店。

如果黛米說話的方式沒有這麼理所當然，或錯誤真的是出在自家的服務生身上，柳絮可能還會額外招待個小點心，可是她實在不願姑息對方這種態度。

原以為這件事情到此為止，柳絮看小晴忙著泡茶，正好有客人要結帳，便走到收銀台前支援，才幫上一組客人結完帳，黛米和她的攝影師也走到了收銀台前要結帳。

剛才她看黛米那桌的餐桌上擺了十來盤甜點和兩壺茶，動都還沒動過，這才幾分鐘的工夫就吃完了？

柳絮瞄了眼不遠處桌面上那幾盤原封不動的蛋糕，和氣問道：「需要幫你們打包嗎？」

「不用，直接結帳。」黛米冷聲回應。

「可是你們好像一口都還沒吃，真的不用打包帶走嗎？」如果對方已經吃過幾口，是因為對味道不滿意才不願意吃，那還情有可原，可是連一口都沒碰是什麼意思？

「我本來就是看你們店裡的裝潢和甜點好看才來拍幾張照，如果把那些高糖分的食物吃下肚不肥死才怪，我的攝影師也不喜歡吃甜食，反正是我花錢買的，要不要吃是我的自由。」黛米一臉不耐煩，她為了拍照效果，時常一口氣點許多餐點，但她和協助攝影的朋友也就兩個人，怎麼可能吃得完那麼多食物，其他店家也沒問，這女的囉唆什麼。

難道不曉得世界上有很多人三餐不繼，連一口飯都吃不到嗎？既然沒那個食量，何必一口氣點那麼多餐點？柳絮為那些連碰都沒碰過的甜點感到痛心，基於衛生考量，客人點的餐點即使沒被動過，也不可能再把餐點送給其他客人吃或是給員工吃，沒人知道上面有沒有沾到口水，那幾十盤甜點注定只能倒掉了。

柳絮沒忘記眼前的人是客人，即使心裡不認同黛米的作法，還是微笑幫對方結帳，只想盡快送走這位難搞的客人。

等人走了，柳絮讓小晴去收拾空桌，自己則是回廚房端了兩盤甜點，其中一盤是要招待方才被黛米打擾的那桌客人。

「不好意思讓妳們有了不愉快的用餐經驗，這是預計下星期推出的櫻花草莓千層

蛋糕，請妳們試吃。」

這桌客人是兩名大學生模樣的女孩，剛才黛米為求背景好看，請這兩位女學生先離開位置，好讓攝影師拍出沒有其他人干擾的背景，而且一拍就是好幾分鐘，若不是黛米已經嚴重影響到她們用餐，她們也不會去向店家抗議。

「好漂亮的蛋糕！」其中一名女學生驚呼出聲。

這款千層蛋糕的奶餡在製作時加入了櫻花醬，每一層餅皮中間夾著的奶餡都呈現淡淡的粉紅色，怕口味太單調，其中幾層還夾了草莓果肉豐富口感，最上層的表皮除了刷上一層淡粉色的櫻花奶餡之外，還用鹽漬櫻花當做裝飾。

大部分的女孩子都還是喜歡粉紅色、櫻花、草莓這幾種夢幻的元素，兩名女大學生在見到這款千層蛋糕後都顯得情緒很激動。

「謝謝老闆！其實妳剛才對那個網美說的話我們聽了覺得超棒的，我們回去會向親朋好友好好宣傳你們這間店的。」另一位女學生開心地說。

「那先謝謝妳們了，這款蛋糕是季節限定，如果喜歡要趕緊再來吃，否則就要等明年了。」柳絮和兩名女大學生聊了幾句後並沒有立刻回廚房，而是端著另一盤蛋糕走向染瑾言所在的座位。

「染先生，抱歉剛才耽誤了一下，這個請你試吃。」

染瑾言將筆電上的檔案存了檔，蓋下螢幕後將筆電挪到一旁，「妳不怕那位客人之後在網路上破壞絮語的名聲嗎？」

柳絮在他對面落坐，立即明白他指的客人是黛米，不由得皺起眉頭：「當然怕啊！可是也不能姑息那種人，就是太多店家放任她這麼做，導致她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正確的，總該有人出來阻止，碰巧我就是那個看不過去的倒楣鬼罷了。」

「妳的想法是對的。」染瑾言揚起嘴角，眼裡帶著些許讚許。

柳絮方才對那位自稱網紅的客人所說的話，染瑾言都聽見了。

他原本想過去幫她，但看她似乎自己就能夠處理，便放下了想英雄救美的心。大部分的店家也許都會選擇息事寧人，但柳絮不是，他欣賞柳絮不因對方是客人或名人就縱容對方的行為。

「只是可能要被抹黑一陣子了。」柳絮邊滑手機邊嘆了口氣，她在臉書上搜尋了黛米的名字，對方的粉絲人數整整比絮語粉絲團的人數還多了個零。

「不用擔心，妳要相信老天有眼。」染瑾言臉上帶著耐人尋味的笑意。

「我也希望……」柳絮做不到像他那麼樂觀，腦中已經開始思考到時候該怎麼澄清黛米的抹黑了。

「與其煩惱這些，不如想想怎麼宣傳新品。」染瑾言順手拿起叉子切了一小塊櫻花草莓千層，從容不迫地吃了一口後，又切了一塊沾有鹽漬櫻花的部分品嚐。「其實大多數的櫻花甜點我都不太喜歡，不是呈現櫻桃味就是可怕的香精味，就算是選用櫻花醬也很少能將味道拿捏好，妳加了草莓中和了櫻花的香氣，讓口感和味道都更豐富，而鹽漬櫻花的鹹味從甜味和奶味中跳脫了出來，這款蛋糕搭配得很好，外形也很吸引人。」

「我發現你今天很大方給予讚美，難道是我進步了？」柳絮眨了眨眼，不敢相信

竟然沒被他挑出缺點，這已經是今天的第二次奇蹟了。

「我像雞蛋裡挑骨頭的人？」他向來實話實說，並不會故意挑剔她。

「那還不是因為你從以前吃我做的甜點就總是能挑出缺點來……」柳絮小聲嘟囔，染瑾言的嘴比她以前遇過的所有老師都還刁，不管是現在還是七年前，七年前甚至常把她的美感批得體無完膚，她現在做的蛋糕能外型和味道兼備，最大的功勞就在染瑾言身上，以前老是被他說蛋糕的外形平凡無奇，她可是下了一番工夫培養美感。

「柳絮，妳是不是……」染瑾言深邃的眼眸眨也不眨地凝望著她，總覺得柳絮剛才所說的「以前」不是指這一個月。

「是不是什麼？」柳絮眉梢動了動，有片刻怔愣。

「其實妳根本就認得我，是故意裝作不認識？」他的話一問出口，立刻捕捉到柳絮眼裡閃過的驚慌，無疑證實了他的猜測。

他這一個月來鏗而不捨到甜點店用餐，而且每次都是邊下午兩點到訪並指名要找她，就是為了看她到底記不記得自己，勾起她的記憶。

既然她已經認出他了，為何要故意裝作不認識？他們七年前相處的時間少說也有一個月，怎麼說也算得上是朋友吧？

「原來你記得我啊……」柳絮微張著嘴，表情呆滯。

「什麼叫作原來我記得妳？」染瑾言的指尖敲了敲桌面。

「你之前問我的名字，我還以為你不記得我了，而、而且……也不能怪我裝作不認識你，你那時候突然不告而別，我以為你是嫌我煩了，我只要一有空就會去小公園等你，我告訴自己就等你一個月，沒等到人就當作沒認識過你，結果真的沒等到你……」柳絮說得委屈，七年前，她可是連颶風下雨都還要前往當初那個小公園看看他有沒有赴約，卻始終沒等到他。

明明約好了，他卻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讓她失落了好一陣子，想說是不是只有自己把他當成朋友看待。

過分的人是他好不好！竟然放她鴿子。

這下換染瑾言默然了，半晌才說：「我那時候因為工作的緣故臨時出國了一個多月，事出突然，當時趕著去搭飛機，匆忙在公園的那張長椅上貼了張便條紙給妳，怕被風吹走還用膠帶貼緊了，所以妳沒看到？」

「你不是故意放我鴿子，而是出國了？你是不是傻啊！在公園的長椅上貼紙條就算沒被風吹走，被清潔人員還是路人看到說不定以為是垃圾就把它撕了，你就沒想過我沒看到該怎麼辦？」柳絮齜牙咧嘴，真想狠狠揍一頓這個男人，他是不是寫戲寫到走火入魔，以為現實生活跟戲中一樣不切實際？

「當時走得匆忙，沒想那麼多，抱歉……」原來這場烏龍是他一手造成的，染瑾言連忙道歉。

他們都以為對方不記得自己，然而他們其實都記得，只是當年有了些誤會，都害怕對方不想與自己相認。

他撫了撫額頭，這場烏龍害人不淺，一斷音訊就是七年，要不是吃了韓霏霏送的

蛋糕，恐怕還沒這麼容易找到柳絮。

「那個時候的確有點難過，不過現在已經不介意了，你不用自責啦！」柳絮望著他低垂的臉，他細長的眼睫遮去了部分眸子，情緒似乎有些低落，這個模樣的他令人不習慣。

既然已經解開誤會，她沒打算繼續糾結在被放鴿子的事情上，雙手攥緊又悄悄鬆開，想著該如何轉移話題。

她的視線瞥向被放置在一旁的筆電上，染瑾言每次到店裡吃甜點都會帶著筆電，她曾見過幾次他專注打字模樣，她於是小心翼翼地問道：「你現在還是編劇嗎？」

「這幾年一直都沒換過工作，已經寫了不少部戲。」她轉移話題的技巧十分拙劣，但染瑾言並沒有拆穿她，而是順著她的問題回答。

她有時看起來大刺刺的，其實心思比任何人都還細膩，第一次見面時察覺到他心情不好，才主動拿著甜點和他搭話，而此刻則是不願他自責才轉移話題。

「那、那你寫過什麼戲？」柳絮睜著水潤晶亮的杏眼，眼裡充滿好奇，她可沒忘記當年說好等他寫的戲播出後，她一定會去幫忙增加一點微薄的收視率。

染瑾言報出自己曾寫過的幾部戲，有些得過獎，有些因為太膾炙人口，到現在還時常在電視上重播，柳絮那毫不掩飾的崇拜眼神，順利將他哄得服服帖帖，縱使有任何不愉快的心情也已煙消雲散。

早知道她會有這樣的反應，他就在她裝作不認識自己時介紹一下工作了。

「這幾部戲我都看過，而且都很喜歡，我還有蒐集電視劇和電影 DVD，尤其是魏脩主演的那部《醫界疑雲》我常常拿出來複習。」柳絮沒想到當時沮喪到不想當編劇的他已經在幾年內混得風生水起，甚至寫出不少火紅的戲劇。

染瑾言提到的幾部戲她都相當喜歡，如今編劇本人竟然就坐在她面前，讓她更加興奮了，不曉得他接不接受在 DVD 上簽名？

幾部戲的題材迥異，他怎麼能寫出這麼多優質的劇本？所以他帶著筆電來甜點店就是在寫劇本？

「我這陣子在把電影《星途》的劇本做潤飾，主角就是魏脩。」他這個月之所以看起來那麼清閒是因為劇本老早就完成，現在只是稍做修改。

「原來《星途》也是你寫的，我前幾天看到官方釋出主要角色的定裝照了，魏脩所飾演的男主角定裝照簡直秒殺其他角色。」魏脩是柳絮長久以來的偶像，一提起偶像，她完全成了小迷妹。

深雪的姊姊就是魏脩的經紀人，深雪在專職寫作前還擔任過魏脩的助理，因此她時常收到魏脩的簽名海報或電影公關票，凡是和魏脩有關的周邊都被她當成傳家寶似地在收藏。

「……妳很喜歡魏脩？」染瑾言終於發現不對勁。

「他是我的偶像。」柳絮用力點頭，魏脩有顏值、有演技，還有一副好歌喉，這種男明星太稀有了。

聽見她毫不猶豫承認喜歡魏脩，染瑾言的心情莫名沉悶了起來，彷彿有一塊沉重

的大石壓在胸口，鬱悶到了極點，剛才晴朗的天氣宛如曇花一現。

明明方才還崇拜他寫的戲，轉眼就癡迷於其他偶像，她變心也變得太快了，換作是任何人都不會感到開心！

這年頭小女生的眼光怎麼都這麼詭異，空有一張臉蛋，沒半點內涵的男人靠得住嗎？他認同魏脩的演技，但那張過分陰柔的臉到底哪裡值得她癡迷了？

突然不想讓魏脩在《星途》裡飾演的男主角過得太順遂。

「電影下星期開機，我偶爾會跟著劇組看看演員們的拍攝情形，妳想去拍攝現場看看嗎？」雖然她眼裡只有偶像的模樣看起來有些礙眼，但他自認不是那麼小家子氣的男人，可以滿足一下她追星的願望……自己之前陰錯陽差放她鴿子肯定惹得她很難過，即使她說已經沒放在心上了，他覺得自己還是得做些事情當作彌補。

「咦？可以嗎？」柳絮眨了眨眼，不敢相信自已聽到了什麼。

「和我一起去是可以的，妳想去嗎？」染瑾言嘴角微揚，既然她的偶像是魏脩，用這種方式做為彌補再好不過了。

「想！」能近距離看到偶像，她作夢都不敢想，就算認識霏霏姊和深雪，她也不敢厚臉皮到央求要去看魏脩工作。

「我們約下星期一在這碰頭，正好是你們的店休日，下午兩點我到甜點店接妳。」話語剛落，他像是想起什麼，從放在一旁的側背包裡掏出手機，眼底閃過一絲笑意，「我們交換一下手機號碼，方便到時候聯絡。」

「嗯。」柳絮點點頭，不疑有他，報上自己的手機號碼。

染瑾言存下她的號碼後，撥了通電話給她，方便她存下他的號碼。

七年前一直等不到她出現，他就很懊悔當初沒和她交換聯絡方式，時隔多年，終於了結一樁心事。

收回前言，魏脩還是有點用處的，他決定放過魏脩飾演的角色。